

## “在方寸间自我腾挪”：孙文波的“新山水诗”

### 讨论会文本

#### 《咏怀》（其一）

[三国魏]阮籍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 《饮酒》（其五）

[东晋]陶渊明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 《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南朝宋]谢灵运

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  
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  
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  
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  
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  
披拂趋南径，愉悦偃东扉。  
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  
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

#### 《独坐敬亭山》

[唐]李白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 《山居秋暝》

[唐]王维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观书有感》（其一）

[南宋]朱熹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我的素描》（摘引）

戴望舒，1930 年

辽远的国土的怀念者，  
我，我是寂寞的生物。

《扇上的烟云》（摘引）

何其芳，1936 年

“我倒是喜欢想象着一些辽远的东西。一些不存在的人物。和许多在人类的地图上找不出名字的国土。”

《割麦女》（存目）

[英]华兹华斯

## 《在南方之二》

向南，远山之剪影，黛色中的灰雾，  
旧国家的永恒图像——朱子的学府就在  
近旁。半亩池塘激发出来的诗，嵌刻  
在大石上——我坐的地方，凝望到的是新桥，  
却有老的样式，弧拱从大到小，对称的美学  
印入绿水——悠远的韵律——我听到的  
音乐声从内心发出，是在唱晚——真正打动我的  
却是冬日里仍然枝叶茂盛的巨大樟树，它的覆盖  
说明自然温柔——如此景象，让我把这里  
看作我的又一个故乡，用它抹去头脑中  
不愉快的事——我先是抹去一座庞大的城市，  
它的喧闹，功利主义的人与人的关系；  
再抹去一些人事，无论是政治的，还是非政治的  
——我已决定，在风景中成为风景——很多时候，  
我认为自己就是一棵树一条河；很多夜晚，  
当清朗的星群洗涤天地，目睹着流星  
从空中划过陨落在地，打量河面掠过的鸟影，  
我的心里总是浮出“遥远”一词——我觉得  
“遥远”，可以成为一种情怀。“遥远”，  
也可以是牵引，让我寻找旧国家的新感觉  
——我正在用我的语言，一遍遍把它写新。

——选自孙文波《新山水诗》，94页。

## 《犀浦笔记》

——山水、咏事与感怀诗的杂合体

……扩大。一圈圈的，已扩大数倍。  
少年时的遥远变得很近。田园已不在，  
繁华中间有更多俗事：吃和喝成为  
国之冠盖。我不恋旧友，不做街逛。  
在方寸间自我腾挪。日日，我望绿树  
轻拂窗棂；日日，我只在内心跑路。  
这幽居！让我看到自己是怎样  
把握孤独，把乾坤移于体内，造就街衢，

造就静山寂水。实践江州司马中隐的说辞。  
想象不同势力在街衢对垒；也想象  
自己在静山深处听鸟鸣虫啼，或者  
面对寂水，看微风吹出波纹。我知道，  
这里面其实有一动一静的辩证哲学。  
说明什么？说明我总是在自我禁绝中  
神游八极。也说明我的世界不过是  
脑中世界。我写诗亦是自己说话。这样好！  
我造出虚幻世界，它排斥现实混乱的世界。  
……哦！我是不是就此成为别人眼中  
的神秘？他们描绘我的行踪：江南，  
一座没名的小城。我就像来路不明  
的逃窜者，独来独往，我的出现就像  
一本书中漏掉印上字的白页。我必须  
虚构我的存在，把自己放置到从来  
没有到达过的地方。我说：在雁荡山。  
这声音是虚伪而狡猾的么？一个时期  
我真这样相信，我是在没去过的山里穿行。  
看见了什么；断崖或者深不可测的溶洞？  
这些在人迹罕至的地方都可能见到的  
景象，如此不真实，让我心底生出  
阵阵凉意。我问：为了哪种目的我这样  
向人述说自己，我活在世界上难道别人  
才是我活着的证明，我不能没有别人吗，  
我能否自己证明自己？很多次，我  
就像患有偏执症的人，一再想拿在漏字  
的书页上写字的方式，做出解释。我  
不得不因此做出偏离，把简单与复杂换位。  
我的心底其实被迫装着由词构成的世界，  
一、社会，二、国家，三、家庭，四……  
关键是它们可以被拆分？就像拆散机器。  
譬如，在社会中把学校拆掉，监狱拆掉，  
只留下商店与戏院；在国家中把政党，  
军队拆掉，只留下社团与协会；而家庭  
拆得只剩下恩爱，没有所谓的权利、义务  
与责任。我知道这样的拆太乌托邦，  
会使无数词失去存在根基；党员、民工、

犯人、学生，这些词肯定像报废的零件  
被丢弃。或者当我面对它们犹如面对  
博物馆的藏品。哪像现在面对普遍的混乱，  
我们语言的仓库太拥挤，造成思想暴力。  
使人经常陷入选择的痛苦；选择服从，  
意味奴役；选择反对意味自己寻找敌人。  
它成就怀疑写下的一切。这是我  
已不信任客观世界。曾经关心太多。  
不断改变中家的概念像无法还原的魔方，  
图案支离破碎。房子、书籍、床，  
成为挤在心中的块垒。让我焦虑。  
以沮丧的心情看待周围发生的事；  
宽阔的大街太宽阔；变化的车流太迅速。  
而人一拥挤，我就丢掉了我。很多个夜晚，  
长期寄宿的旅店里，我表演辗转反侧一词。  
我说，我们的皮肤就是边界，希望用  
语言穿越的想法，尽管像豹子捕猎物  
的念头一样强烈。但是……它就  
如同我们想看到宇宙尽头，结果只是  
把虚无乘上十二倍。还得求助忘记法则，  
新生活的开始应对衰老，这是抵抗，  
是在内心制造动荡，因为不需要明天，  
也就不需要历史。自我的涂抹，语言的  
大花脸。还不如幻象中暗绿色的窗帘  
拉上，白天也是夜晚。洗浴间莲蓬头  
滴水的声音，带有绮旎的暗示。不时时  
想象秀脸、粉乳、蜂腰、纤腿的胴体，  
我们的身体就不再是生命只是行动的尸体。  
欲望支撑起变化的渴求。也给他者  
带来自我相信的解释；让我看到语言  
幽灵诡秘的一面；要是再细节、再生动一些，  
就会有床榻上的纠缠；喘息、娇吟、  
发鬓散乱和目光迷离。如此一来人人  
都是兰陵笑笑生。可是现实与想象存在着  
巨大裂隙。如今的世界谁也不是谁的  
肋骨。除非有谁能够重新回到过去，  
除非现实是可以用笔进入的空间。

想象实际上有时是自我否定。或者想象  
就是时间的橡皮擦，就是用绝对反对具体。  
张开吧，粉红的湿润的蛇之洞穴。绽放吧，  
最初的玫瑰花蕊。让我看它确有终极之美。  
使我走在这里，却像是走在别处；  
总是假设自己是一座别馆主人，亭台楼榭，  
小桥流水，我置身其中，从星象看天下大势，  
气运兴衰。或者以沉默面对月亮阴晴圆缺，  
思想顶峰，国家精神。我把虚无用作  
对之的可靠解释。那些饮食男女关心的，  
我不关心。都是鸦噪。甚至当我看见  
同行在名利前口水滴嗒，也无动于衷。  
我想象虚构，不抵达现实；不抵达  
层出不穷的灾难，不抵达夏季泛滥的洪水。  
当然我也不抵达那些不断发生的死亡。  
我只是察看词语中还有多少事物没有写尽。  
形成怎样的迷宫。造成了怎样的迷失。  
朝左还是朝右，向上还是向下？如此诘问，  
带来像宗教的谶言。我把自己变成  
没有引领者的人，在这里，谁是  
我的贝亚特丽齐？谁又是我的钟子期？

——选自孙文波《新山水诗》，129-133 页。

# 长途汽车上的笔记

——感怀、咏物、山水诗之杂合体

## ■ 孙文波

孙文波。1956年出生于四川成都。曾出版诗集《地图上的旅行》、《给小蓓的俚歌》、《孙文波的诗》、《与无关有关》,文论集《在相对性中写作》。

1

不断地妥协 我把腰丢了 还他一个青春。  
在夏日 我说话是否雾 思想万里之外的  
河山。其实我走着 只是自我的狂诞。  
不靠谱中年 早已心存混乱 用放肆恶心情感。

怎么办 用封锁 如此手段太旧 不及盲然。  
到头来 我只好面对一些新事 重建  
自我的信心。是否太晚 我要不要  
只是选择旅行 成为风景的解人 植物的知音？

事实证明他不这样看 老人的道德感 让他  
呈现一张冷脸。就像同情 错误也是对的；  
表象代替真相 考验着我的耐心。  
直到不行了 让我面对天空 寻找照我的镜子。

真是啊 还需要瞻前顾后 我必须批评我。  
瞧这世界 人人说话都是卖弄 都是遮闭；  
无色情的 炫耀色情 不哲学的 炫耀哲学。  
而我很想累了 造清醒的反 把颓废当成革命。

2

清醒的意义是 杜鹃、曼陀罗 纠结在山边。  
我去了 怀揣自己的隐私 看大山的虚无。  
大雁也来了。久违的眺望 需要我用相机  
深入探索与它们的关系 无论南北 都是故乡。

我因此还要学习。“看 那和尚 来时  
孑然一身。现在已能影响政治”。“但他的  
建筑混乱”。“混乱 也是大规模的感官  
刺激”。“你必须承认 他做出了卓越努力”。

但是 内心的边界在哪里 佛陀的偈语，  
从来没有棒喝我。悟 也只是针对尘世；  
就像仅仅吃了两天素食 嘴里便念叨着荤腥。  
戒律 没有菩提之美 也没有让我看见彼岸。

反而让我觉得有床榻处 就有故事。人生，  
就是从一张床到另一张床 事情当然不能  
这样判断。“之间”作为距离 也许是不不断  
唐突 要不就是歧义。“升华 缘于认识”。

落后、先进。我的上层建筑在哪里？  
一步步，我总是向下（向下的路，也是向上的路）。当看到左派与右派为几个数据争吵，  
我正在关心天气问题，明天或后天有没有大雨。

我有忧虑。刚刚过去的冬天，太漫长。  
很多个夜晚，我明显感到寒冷如猫爪挠心。  
尤其是春节期间住在邻河小旅店，  
蒙着厚厚棉被，我仍能感到风对骨头的刺激。

我想问：反常气候里有政治？传统说法：  
牵一发而动全身。当臭氧层破坏的消息频频传来，  
普遍的焦躁中什么是海阔，什么是天空？  
一句话让我们下里巴人。一句话让我们形而上学。

说明着我们的脆弱。幸运和倒霉都是命运。  
有什么必要为一些事情不如人意叹息？  
我羡慕那些保持着平静心态的人，  
他们衣襟褰褛，但能在笑谈中对时间无所畏惧。

而性不性的，有那么重要么？状态的进入  
取决于什么场合。关于情感，我可以说很多；  
责任、义务、遥远的未来。我看不到的，  
增加了我的怀疑。它有黑的颜色，带来晦涩。

作为一种虚构。在别人眼中，我们  
从来不是我们心中的自己。例如关于我，  
当有人说：他啊，如此、如此。我听着，  
就像那是在谈论一个木匠，或修电器的工人。

我并不反对这样的谈论。  
哪怕牛头不对马嘴。一个人可以是学校，  
也可以是工场，更可以被看作国家。  
一个人的存在，生命的运作，程序太多。

犹如蝴蝶效应，如果我们经历的是风暴，  
谁还会想到蝴蝶的美。我更愿意  
把偶然性提上议事日程，所有的经历  
都是修正。死亡不降临，谁都不会是他自己。

转移、拒绝。双音节的夜晚。回忆的歌声  
把人们带向哪里？不同的情绪归结到一个点上，  
是并不容易的事。我的注意力  
穿过的是一片空濛，看见伤害其实早已发生。

十几年了，不要在乎的劝告，变成嗡嗡的絮语。  
只是有谁知道，我曾多次坐在水库大坝上，  
被头顶的星星刺激，当一架飞机闪灯飞过，  
我当时预见到的，恰好吻合了后来发生的一切。

我的意思是：变化，已成为我们时代的表征。  
我从不羡慕不属于自己的一切（大学系统，  
保险金制度）。我不害怕疾病，疼痛的感觉  
反复多次，已经钝化。我去医院，只是陪伴人。

我有自己的原则：不做别人手中的玩偶。  
正是这样，一个时期以来，我拒绝向人，  
哪怕是朋友透露自己的行踪，只是说：在山里。  
我实际是呆在河边，从流水寻找“自我的确定”。

观察水。我是智者，铅云、浊水，被裹胁的  
枯枝卡在桥墩上。这样的记录有什么用？  
“你看到的那道闪电，带来的灵魂的  
惊悚，让我问道”。我追寻的，正是我的疑惑。

因为我看到的平静均来自表面。当对话  
进一步深入，我知道了他的不安恰恰是  
语言的不安。很多词，当它们失去了  
指涉的事物，譬如泰山，也就失去了真正的力量。

我同情他在针尖上的舞蹈。我庆幸自己  
一直置身在混乱的现实中。什么是危险？  
肯定不是山上偶尔滚下的石头，而是  
超员的长途车上与人挤在一起，恶臭挤满了肺。

赢得身体的健康，失去的是能够分析  
的生活，恶，带来了善，语言的丰盈。  
如果有什么需要感谢，我要感谢的是：  
社会的紊乱。太紊乱了，每个词都落到了实处。



7

地域的差异性,总是有人讨论 这里的绿,  
比那里的绿更绿。在餐桌上也没有停止。  
我的兴趣是观察移动的景物中,什么  
可以摄进镜头,扶桑花,还是东倒西歪的房屋。

我已经厌倦自卑。面对整洁的小火车站,  
以及到处张贴的竞选标语、丑陋的人像。  
民主与不民主都让人头痛,我早已习惯。  
挑毛和求刺,说穿了,我们无非是物质的奴隶。

我们懂得的不过是小人物的政治。把新闻  
从电视和报纸上吞进嘴里,再吐出来,  
好像有了自己的见解。但真的吗?  
从语言上讲,我们懂得的仅是“政治”这个词。

我们是在修辞的“螺丝壳做道场”的人。  
祭坛上,放不进国家、阴谋、人事变更。  
甚至也放不进股票、石油,和房价。  
激情澎湃,拳头打棉花,才是现象之秘密。

8

那么细节呢?当耳边传来“总在穿过拥挤的  
小城镇”。或者传来的是“如果没有那些  
造型丑陋的房子,路边的山可能好看一些”。  
我心里的疑问是:它们到底向我们说明了什么?

“事情在朝着我们不可控制的方向发展”。  
为什么控制?是关于身份问题,还是  
汽车的增长太迅速,我承认,车祸的确  
多的惊人;不是翻下山崖,就是冲进了人堆。

呈现出逻辑链环上的悖论图景。这就是  
南辕北辙吗?用建造天堂的蓝图,建出来的  
却是地狱”。要不,将之称为人的变形记?  
我们都是蜕变过程中的一个分子,计量单位。

它嘲笑了我们的生殖力。“谁知道结果,  
谁就是先知”。在今天这样的话已经不是  
挑衅。它总是随着我想得到结论的想法  
在眼前晃动,就像已经成为我视网膜上的裂隙。

9

回过头……,重新审视,我反复看到杏坛,  
看到文公山和阳明山。在两河夹着的山顶,  
心性的宽阔,无处不在。我欣赏把战士  
和书生集于一生的人。说到风景,他们永远是。

什么在转瞬即逝,享乐主义还是傍无所依  
的名声。即使我们像古人那样,  
留下比纸还薄的太阳鸟图腾,以及精美的玉璋,  
一切仍是风一样吹过,白马过隙。脱衣服换裙。

第五维度,惊人的发现。有用吗?当灵魂  
与灵魂相遇,面对诘问,我们能说出什么?  
有时候这样想时,我的心里突然涌进  
一条冰河,我看见自己面孔发白,挣扎着游泳。

因此我宁愿现在这样:书籍的大殿,迷宫,  
选择的自由,我已经就此拒绝了很多。  
反向的道路,远离,格格不入,把这些  
加在我的身上我很乐意。我必须创造一个自己。

10

……只是一切都在加速。语言的归宿,  
犹如香烟盒上的警告。我必须更加小心谨慎,  
让它指向要描写的事物;日常的行为,  
面对气候异常,人们需要从内心做出的反思。

我不想像他那样再神话它们。  
譬如面对一座城市、一条街道,暴雨来临,  
这不是浪漫。情绪完全与下水系统有关,  
尤其行驶的汽车在立交桥下的低洼处被淹熄火。

表面上仅仅是自然现象。隐含的难道不是  
法律问题?法律,不应该是制度的玫瑰。  
它应该是荆棘吗?也许应该是教育,  
告诉我们,天空和大地实际上有自己秘密的尊严。

肯定不是征服。不是……,而是尊重。  
我的努力与炼金术士改变物质的结构一样。  
通过变异的语言,能够在里面  
看到我和山峦、河流、花草、野兽一起和平。

## 《新山水诗》后记（文摘）

……我自认它（《新山水诗》）是目前自己已出版诗集中最丰富的一本。原因在于这四年，写作中我把尽可能深入、广阔、细致地求取变化作为基本方针，并在写的时候实践了这一点。

本书取名我征求过朋友意见，他们中有人认为《新山水诗》可能会使读者将之看作类型诗，从而局限认识，但考虑再三我仍保留了以此为名。一是书中很多诗依题山水，二是其中名为《新山水诗》的具体作品，我个人特别偏爱。这首诗有我的寄托。我相信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书中所有以“山水”为对象的诗，并非将着力点放在状述山水，也非单纯地如古人“借景抒情”，而是把更深入地探究人与世界的关系放在重要位置，仍然是要到达对生命的理解，再之则是由此进入与文化传统的勾连。

新诗以来，如何处理与文化传统的关系一直作为问题存在。如何表态，怎么取法，已成为检阅写新诗者文化观的衡量标尺。在革命与保守作为对立的两种思想形态纠缠其中的情况下，更需要人做出清晰选择。我以《新山水诗》为名，其实也是想告诉人们我已经做出选择，并且自认我的选择是积极的。

……

2012.6

——摘引自孙文波《新山水诗》，216页。

## 评论文章推介

- 朱钦运：《远游风景的叙事之维——孙文波与新诗的山水纪游传统》，《新诗评论》（2018年，总第二十二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11月。
- 一行：《认同之诗，或经验主义的四重根——读孙文波长诗〈长途汽车上的笔记〉》，《新诗评论》（2018年，总第二十二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11月。